

• 科学技术文化研究 •

## 谁解我“心”焦：心理学从话语焦灼到诗意栖居

Who Can Solve My “Mental” Anxiety: A Shift from the Discourse Anxiety to the Poetic Dwelling in Psychology

曹加亮 /CAO Jialiang<sup>1</sup> 孟维杰 /MENG Weijie<sup>2</sup>

(1. 齐齐哈尔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6; 2.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山东烟台, 264025)  
(1. School of Marxism, Qiqihar Medical College, Qiqihar, Heilongjiang, 161006;  
2.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25)

**摘要:** 心理学的发展尽管从其学科成果、学术梯队及学科架构等方面, 彰显出心理学学科的勃勃生机, 喻示着心理学的确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风头正劲, 但是, 处于“内卷”状态的心理学学科原点、研究范式、方法论假设及科学观等却束缚着心理学发展, 使其处于“焦灼”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 心理学必然会面临来自学科内外和社会现实从表面到内在的种种诘问与质疑。实现心理学从焦虑话语到诗意栖居, 心理学需要向文化回归, 以文化自觉和文化反思舒缓心理学“心”焦, 从而探寻到心理学学科走出内卷焦灼状态的思想力量和文化路径, 在思想层面上为开掘出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发展导向提供可能。

**关键词:** “心”焦 话语焦灼 文化自觉

**Abstract:** Although psychology has shown to be full of vitality in its development from i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cademic echelons and discipline structure, which indicates that it is indeed on the way to a scientif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origin of psychology, its research paradigms, methodological assumptions and scientific viewpoints, all of which are in a state of “involution”, constra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and make it in a state of “anxiety”, in which psychology is bound to face all kinds of questions and doubts from both the discipline itself and the society in reality. To realize a shift in psychology from discourse anxiety to poetic dwelling, psychology needs to return to culture, which will relieve its “mental” anxiety with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reflection. Finally, the ideological power and cultural path of psychology to get out of the state of involution and anxiety will be found in practice, and a possibility to se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s local psychological theory will be made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Key Words:** “Mental” anxiety; Discourse anxiet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中图分类号: B84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3.12.013

**项目基金:** 齐齐哈尔医学院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思政格局下医学生文化育人路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 QYSKL2022-05ZX)。

**收稿日期:** 2023年1月28日

**作者简介:** 曹加亮(1979-)男, 江苏灌云人, 齐齐哈尔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Email: caojialiangskb@sohu.com

孟维杰(1973-)男, 黑龙江龙江人,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问题青少年和文化心理学。Email: mengweijie73@126.com

## 引言

毋庸讳言，今天的心理学发展似乎正在进入到一个充满了冒险和不确定性的弯道之中。<sup>[1]</sup> 尽管还存在着弯道超车的可能，但是，心理学本身表现出大量的“无发展的增长”“自我发展锁定”“发展路径依赖”等征兆，<sup>[2]</sup> 其实，这也意味着心理学与人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一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内卷”陷阱：从外在表象上，心理学表现出表面繁荣与实质停滞二者并存、纠缠不休的状态，是一种似乎无解的“压迫感、倦怠感和无力感”；从话语表达上，处于一种话语焦灼状态，这种状态的突出特点就是话语体系“过密化”“精细化或者精密化”，辅以实证方法客观化，一改心理学在进入科学殿堂之前的那种气势恢弘、悲天悯人的话语体系，以自说自话、自我论证、原地徘徊、自我欣赏、路径依赖及自我锁定等话语表达方式取而代之，在获得科学的名分同时，也将心理学焦虑样态展露出来。一方面，当心理学进入到科学化时代后，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以客观、精致和中立的话语体系来构建人的精神世界，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这种将理性精神发挥至极致的做法在心理学进入到21世纪后，不仅没有减速，相反有加速狂飙的迹象；另一方面，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心理学研究对象是人，是“主体性”的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成为心理学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与悖论：要确保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就需要以实证方法来研究人的客观性；若聚焦人的“主体性”，则无法确保心理学的科学性。<sup>[3]</sup> 目前，陷入悖论之中的心理学似乎还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的姿态，以科学外衣为掩护，来掩饰自身的尴尬处境，话语焦灼是其“拧巴、纠结”的窘迫状态形象述描。心理学的话语焦灼带给心理学不容小觑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心理学学科实力、学科思想、学科方法论创新几近停滞：从学科实力上，心理学既没有获得与其相匹配的科学的名称，亦少有为社会心理建设提供有

价值的成果；在学科思想上，没有实现在学科思维框架的突破，同时，亦难以为丰富人类知识体系提供突出的贡献；在方法论方面，不但实证方法论一统天下的格局没有实质性变革，而且鲜有新生研究范式引领学科发展。谁解我心“焦”？这成为心理学进入新时期需要予以回答的元问题，也是心理学突破内卷困境，实现诗意栖居的前提基础。

### 一、心理学焦虑话语： 心理学发展的焦灼态势

心理学学科焦虑是关于学科自身的困扰或者根本性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产生的消极、负面的情绪状态。它弥散于心理学的方方面面，使心理学在内卷化条件下既面临着来自学科内外种种的诘问和质疑，削弱了心理学学科气质，也使心理学学科属性面临“祛魅”风险。

#### 1. 方法论话语焦虑

心理学方法论是心理学发展的元问题之一，属于心理学关于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学体系。自1879年冯特创立科学心理学以来，实证方法论一家独大的格局不但没有弱化，相反，日渐强势。伴随着方法论创新的阙如，其与现象学方法论之间的纠结、攻讦和借鉴所致的方法论焦虑始终在场。

毋庸讳言，自17-18世纪肇始，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实证方法论基于培根以来的经验论传统，将科学划界的标准提至经验论层面，主张科学研究须建立在对事物客观分析之上，其核心思想“知识只有经过经验证实基础上才是真正的知识。”它以认识论和本体论为前提预设，旨在以实证方法为核心，以客观性和简约性为特征，实现对客体的规律和规则的建构，并上升到“科学主义”高度，在当时具备了绝对的话语权。如果成为“科学”，则必须是以实证论为前提条件，以实证方法为支撑，这成为判定科学认识问题上“科学”的标准和尺度，并在西方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已经生成成为近现代科学最伟大的传统和精神。<sup>[4]</sup> 在实证论的指引和影响下，心理学获得了科学的地

位和尊严。时至今日,实证方法论依然是维系和支撑心理学科学化水平的基本尺度与指导思想。

与实证方法论相伴而生的是现象学方法论。它脱胎于布伦塔诺提出的“心理意动”,经胡塞尔加以修正和改造,主张以“现象还原”方式,提倡从生活世界出发,坚持心理的意向性本质观点,反对二元论和自然主义,追求普遍的知识,成为变革和丰富质化研究方法的直接方法论源泉。<sup>[5]</sup>现象学方法论既可以视为是对实证方法论的反抗与质疑:它对实证方法论的一家独大和绝对的支配地位深表不满与批判,对实证方法论对人性的片段化和碎片式解读的不安与忧心;也可以看成是实证方法论局限的弥补和超越:它坚持认为实证方法论不足以揭示和观照到人的生命的完整性,强调以质化研究方法对复杂、整体和动态的人的“类本质”深度解释。

实证方法论与现象学方法论之间论争的本质是实证主义与现象学哲学思想的分歧,<sup>[6]</sup>二者之间的分歧带给心理学直接的伤害就是为心理学学科分裂埋下伏笔,同时,更为隐性的问题则是造成了心理学深刻的方法论焦虑和创新力弱化:实证方法论尽管引领心理学走向了科学化道路,成为了心理学“科学性”甚至知识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但也的确引发了心理学的“危机”,甚至可能会沦为“实证论帝国主义”;<sup>[7]</sup>有学者认为源自于成熟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并不足以以为心理学奠基,其创新性也随着方法论的日渐强势而走向故步自封。<sup>[8]</sup>即便是今天,学界对心理学实证论限制了心理学想象力、行动力和创新力的质疑声音也远没有停止,现象学方法论对其围堵和检讨也依然未见弱勢。

## 2. 心理学跨学科焦虑

一直以来,心理学学科持续增量始终在进行,表现在心理学学科呈现出学科交叉、融合和杂生的态势,一系列分支学科与交叉学科应运而生。事实上,这种所谓的跨学科未必算上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还难以契合学科的互生与衍生的生长逻辑,<sup>[9]</sup>充其量,也只是心理学学科急于壮大自身群落和学科阵营的功利性心

态一种表征。其实,心理学从来没有关上跨学科的大门,比如与认知科学合作、与文化学合作、与神经科学合作等,不一而足。不过,在心理学根基与成果尚嫌羸弱的前提下探讨或者努力地开展跨学科研究,会有陷入学科领地被不断蚕食和肢解的可能,最终落得寄人篱下或者仰人鼻息,产生跨学科焦虑,这与心理学自身根基不牢固而希冀得到其他学科支持的强烈愿景有关。作为一门自称独立的科学学科,在去除了脑、神经及文化等依附性华丽“外表”后,能剩下真正属于心理学的东西实在是过于可怜。<sup>[1]</sup>扪心自问,经由跨学科产生的全新的学科,心理学所贡献的学科智慧与学科成果并没有成为新学科的基础,至少,没有成为搭建全新学科的框架,而是淹没在全新学科的喧嚣背后,鲜有发声。认知心理学如此,文化神经科学如此,认知神经科学亦如此。这种跨学科焦虑直接导致心理学在跨学科过程中话语权的弱化问题。判定心理学与其他学科能否最终实现完美的合作,关键是看心理学能否为其提供基础性和主体性的有价值成果,或者说尊重心理学学科增量是心理学自身生长、量变积累的过程,缺少心理学的主体性或者深度参与,那就算不上是真正跨学科,亦非心理学学科真正的学科量增。实质上,心理学一直不拒绝合作,合作的前提需要固本强基,要有为共同关注的问题之解决贡献本学科的学术力量。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或者实现跨学科,在共同关注问题或者问题域方面以一种动态、旋转上升态势,最终实现两个学科的问题解决或者问题域的相融,其标志是“有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原来参与融合之各学科范式的新范式。”<sup>[1]</sup>客观地说,心理学的这种跨学科的理想状态目前还只是一个美好愿望。当学界依然为心理学的各种跨学科摇旗呐喊时,在没有夯实好自身的学术根基,有关“心理”之研究基础没有完全夯实的前提下,迫切地与其他学科开展跨学科合作,只会引发心理学越来越深的跨学科焦虑,学科量增意义上的“内卷”会愈演愈烈。

## 3. 心理学本土化话语焦虑

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尽管已经显现出颓势,

[10]但是，毋庸讳言，心理学本土化已经成为一剂增强国人心理自信，宽解心怀的文化解药，尤其是对于长期以来受西方心理学逼迫和压榨而备受失落感煎熬的国人而言，这一命题既显得宏大而正确，同时，也因为时髦和前沿而令许多人为之陶醉。[11]即便如此，也无法掩盖深藏在本土民众理智阶层中的文化阵痛与失落感，累积成难以排遣的本土化焦虑。心理学本土化焦虑即是这样的一种隐痛，一方面是试图通过对西方心理学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与重建，努力构建中国自己的心理学，这是一种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努力从过于优势的西方心理学的垄断和控制中表达自发性、自主性和积极性的的心声，尽管这种心声看起来有些迫切甚至有些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因为缺少对心理学本土化的文化契合和文化错位问题的深入思考，对于如何建设和建设怎样的本土心理学难有定论。“更多时候，心理学本土化还停留于以本土人群、本土现象为对象，以西方方法、或者“改良”后的西方方法进行研究的层面”。[12]

仔细爬梳一下心理学本土化的脉络与逻辑，目前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形态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从古代典籍中寻找有关人类心理的说明和解释，然后用科学心理学的术语、尺度和标准来阐释，这是一种“嫁接式”研究；[5]第二类研究是深耕和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即“心性”学说，并试图在此基础之上去构建中国本土的心理学理论、方法和技术，[13]这是一种“一体式”研究：前者是以启蒙心态和民族主义情绪来进行本土化研究，以为秉持科学研究方法对本土民众心理和行为进行式“链接式”的价值中立解释，在不自觉地沦为西方心理学附庸同时，其研究的隐蔽性也常使人失去应有的判断力；后者的研究则关注本土文化资源，将其视为本土文化心理学的资源和合法性根基，易陷入自说自话而缺失与西方心理学对话的条件与可能。今天的本土心理学批判性有余，建构性阙如，在对本土民众的心理事实的抽象概括与思考能力尚显不足情况下，自身足够的警醒和再批判的能力也遭人诟病，“因而可能会忽视对自身学术实践的批评，

归根结底，本土化运动这样的学术实践，最低可能是西方学术霸权的另一种翻版”。[14]当下，心理学本土化焦虑实则是自身深陷与西方心理学关系的“内卷”之中。心理学本土化依然面临着如何处理与西方心理学之间关系或者距离的问题，也面临着自身的立足点或者操守到底是坚守还是妥协的问题。

#### 4. 心理学学科划界焦虑

很显然，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中元问题之一，事关科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之所以科学划界至今依然有争论和追问，究其实质是如何深入探索学科内涵的问题。学科内涵即是统领和涵盖本学科的核心要义，包括价值观念、研究范式及方法论等，简言之，即是学科的科学性质。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也面临着科学划界的终极追问：这既是对心理学本身学科性质的深层次探索，是对心理学到底是否是一门科学的审视，同时，也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和张力体现，为回应这种来自学科诉求而作出“科学”的回应也在情理之中。只是，纵观心理学科学的发展脉络后发现，心理学科学划界从其本质上，其实也暗含着自身对自然科学品性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自然科学，其意义是重大的，也是根本的。换言之，心理学学科划界是为其现代性话语思维的努力辩护，这与对“科学”本身划界的声讨如出一辙，是“科学”至上的现代性话语意识的流露。所以，心理学需要划界。只是，目前在划界问题上，在确保其逻辑不错的前提下，心理学划界依然还面临着种种诘问，成为学科内涵意义上的一种“内卷”。

第一，科学心理学与常识心理学之间划界。常识心理学使人的心灵活动得到直观和素朴的理解，形成基本的心理信条，实现着人们心理生活的绵延不绝和传承，有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将关于心灵、世界和行为的日常推理系统描绘成一种“信念-欲望心理学”（belief-desire psychology）。[15]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常识心理学可能要比科学心理学更加的深入人心。带有意向性的心理状态构成了常识心理学的意向立场。[16]尽管科学心理学一直试图通过科学划

界来厘定或者撇清与常识心理学的关系,以提升自身的“科学”气质,但是,事实上,科学心理学在获得独立之前,与常识心理学是相互依附,是难以分清的。一方面,科学心理学需要撇清与常识心理学关系,这是心理学科学化过程中的必要条件,需要不断削弱或者彻底与常识心理学划清界限,以维系其科学性;但另一方面,二者历史上的依附性决定了科学心理学做不到对常识心理学绝对分隔。当凯利提出“每个人都可以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进行归因、判断和理解,都是科学家”的命题以及心理学家也需要以常识性理论“前见”开展科学研究时,<sup>[17]</sup>其实也就不难理解科学心理学对常识心理学欲拒还迎的复杂的心态。心理学学科划界导致心理学日益客观化和精深化,但距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愈发遥远,学科划界焦虑也就日益深刻。

第二,心理学科学观之争是学科划界焦虑的生动体现。心理学科学观其实是关于心理学学科性质的看法和观点。自1879年心理学由冯特构建起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后,自然科学观就成为主流。为迅捷地提升自身的科学地位,心理学不仅需要与常识心理学划界,与曾经寄居的母体学科—哲学划界,同时也需要与诸如意义、价值、体验等人的“精神主题”划界。只是,心理学科学观之争频仍,除心理学自然科学观以外,心理学人文科学观、中间学科观、文化观等,可谓见仁见智。观点之间有论战和攻讦,当然有借鉴与融合。心理学科学观之争不仅反映了关于心理学的心理观与哲学观,同时,也将心理学学科划界焦虑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窥见,心理学学科划界依然是个难题:心理学既不愿放弃对自然科学之学科属性的坚持,又无法圆满解释人类心理所固有的主观成份,这成为当代科学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突出矛盾,也构成了心理学内部的基本发展路径分歧,这个两难问题使得心理学深陷学科焦虑之中。<sup>[12]</sup>至少,在实证科学划界观依旧占优势的格局下,心理学借科学划界维系科学的努力就不会停止。

## 5. 心理学责任焦虑

心理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即是对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责任和价值的深层次自省,累积和衍化成心理学特有的责任焦虑。这种焦虑在学科以外,而非学科以内,构成了学科外延意义上的“内卷。”当下,有两种声音或者倾向应该引起关注和警醒,一是伴随着国家层面对心理学支持与关注加强,认为心理学无所不能和包打天下,将本不属于心理学的责任扛在肩头,实则是陷入认识论误区,其实也是一种科学混淆。正如有学者指出,请不要轻率地越出了心理学自身要解决的问题的边界。归根结底,要明了心理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在研究什么?<sup>[1]</sup>二是认为心理学还比较羸弱,还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手的成果回报社会,心理学理应在囿于纯科学的范畴,还需要固本强基,更遑论其应用。两种声音,前者表达了心理学家服务社会和公众的迫切心情和责任感,夸大了心理学的责任,形成一种学科的“自大”心理,极有可能越过心理学的边界,授人以学科界限不清的口实。什么都能研究意味着其研究就缺少特色和专业;后者声音过于低估了心理学的价值和担当,无视或忽视当前国家层面的需求,妄自菲薄无疑会矮化或者窄化了心理学学科本身责任,将心理学孤立和隔离于现实生活。客观地说,妄自菲薄地低估心理学价值要不得,同样,妄自尊大地无限拔高心理学的责任更是贻害无穷,心理学的责任焦虑多是聚焦于此。本质上,上述两种声音和观点其实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学科混淆。<sup>[1]</sup>

这种焦虑其实质还是对心理学能研究什么,不能研究什么,心理学的边界与范畴还不是十分清晰,可能将自身的责任延伸至别的学科边界内,甚至对心理学到底应该研究“心理”或者“心理学”的内涵与外延都没有达成共识,尚不能将自己的研究做精、做深和做专,或者说还做不到自己的研究不可取代,这是心理学责任焦虑的根源所在。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带来诸如学科初心偏离、轨道异位等后果。因此,心理学不能在责任焦虑中失去自我,明确自身的责任定位,要成为一个既要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既有想象力,也要有行动力的

学科。<sup>[18]</sup>

## 二、心理学学科自觉： 从话语焦虑走向诗意栖居

心理学话语焦虑未必是心理学发展的全部写照，但确实是心理学进入到内卷化时代亟需关注的重要问题，甚至有些焦虑直接影响到心理学发展的基础。作为一门学科，心理学是否具备学科魅力和教化力量，关键在于心理学是否也有一种面向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向外的原创力量，在于心理学主体生存方式和话语形态是否发生转向，这其实就是一种学科自觉。所谓学科自觉是学科具有的反思、质疑和批判能力。如果心理学学科具有这样的能力，即自我审视能力，则学科会保持常盛的生命力，<sup>[19]</sup>从而，也就找到了突破心理学学科内卷困境的内生动力。

### 1. 文化反思：突破话语焦虑的思想力量

“文化反思”源于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提出的哲学命题，意指对流传千百年来的西方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从本体论上彻底的“批判检查”，促使西方哲学实现从本体论向非本体论转向，引领哲学的话语方式重新寻求“基础”。<sup>[20]</sup>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内涵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可谓是殊途同归。卡西尔的“文化反思”蕴含了对自身文化根基的哲学前提的深刻思考与理性拷问。所不同的是前者更关注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交融与对话，而后者更注重对自身文化本体的思考。心理学发展至今焦虑重重，陷于内卷而出现“路径依赖”和“自我锁定”，可能或缺的就是这种文化反思精神。通过深刻的文化反思，不仅对心理学根植的文化土壤与哲学根基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同时，既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性质有理性认识，也要对心理学文化品性有全面的了解，从而将心理学每个命题或者主张诸如方法论前提、哲学基础、与其他学科关系等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系统中进行全面考察。通过考察这些命题或者主张背后的文化基础的合理与独特之处，同时考察自身命题的局

限性，以便探讨在多大程度上或者什么意义上与文化传统是契合还是“违和”。比如，关于心理学方法论问题，既要思考实证方法论的优势与局限，也要反思现象学方法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比如跨学科问题，需要反思心理学跨学科前提以及跨学科路径；学科划界需持有怎样的科学观、心理观和哲学观；比如心理学学科的内卷问题，既要思考心理学何以会走进内卷时代，同时也要反思如何走出内卷时代，等等。比较反对或者忌讳的是对西方心理学不加反思和质疑的简单移植和复制。我国心理学发展因为缺少文化反思精神，匆忙赶路而遮蔽了脚下的道路，忽略了对其从内到外的全面检视与批判，使心理学在科学道路上上演了心理学“科学狂欢”。“我们需要埋头拉车，也应该抬头看路。抬头看路就是文化自觉，就是学科自觉。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表现，就是看学科从业者能不能思考学科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从而提升学科的境界”。<sup>[19]</sup>换言之，以文化反思的精神推动心理学学科突破内卷束缚和纠缠，使之成为释放心理学学科内能的思想力量。

### 2. 重建心理学建设范式：走出学科内卷的理论构想

心理学当下占据统治和优势地位的研究范式依旧是自然科学研究范式。该范式的突出特点是以实证方法论为指导，以“物理学艳羨”为理念，以客观研究为原则，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中心，以还原论和共同决定论为研究形式，努力将自己建设成为如物理学一样的自然科学。时至今日，该研究范式为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可谓居功至伟，<sup>[21]</sup>并且，这种研究范式一直未曾退场，始终是心理学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即便是后来出现的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也未曾撼动其牢不可破的地位。但是，问题就在于过于强大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是否是心理学唯一的、合法和合理的研究范式，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问题不在于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而在心理学只讲自然科学化，排斥了其他可能的研究取向”。<sup>[22]</sup>对心理学研究范式质疑的声音也从未停止过。有学者称之为“无价值思考”。<sup>[23]</sup>对于中国心

理学而言,如果将心理学置于更宏大的视野来审视,就不难理解由学科内卷所致的心理学种种话语焦虑其实可以归结为西方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之间关系上。再深究之,则与科学化和学术分科有关。同时,中国心理学发展路径的曲折性与迂回性也难辞其咎:前者导致心理学科学霸权和话语霸权,排斥其他的学科取向,后者则使心理学家们就如何建构中国自己的心理学或者开展本土化方面显得特别“纠结”。现在看来,单纯将明显带有个体主义文化特征的“舶来品”——科学心理学引入以社会为本位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确是带来了从方法论、科学观到具体研究方法等诸多文化的非契合问题,引发的话语焦虑在所难免,也将自己推进到“无发展的增长”内卷化状态。重建我国心理学建设范式,全面思考心理学发展“路径依赖”,这是实现心理学学科自觉之前提要义。

第一,深入调整以非科学研究方式建设中国心理学的取向。

致力于建构一个或者一类本土性的人文主义导向的理论视角,<sup>[12]</sup>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学术主张,凸显了国内对建设中国心理学的一种学术态度或者学术选择,似乎谈到心理学本土化或者建设中国本土心理学,就一定用非科学研究方式或者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心理学发展历史表明,用科学的研究方式探究人类心理既符合心理学发展主流,同时也是中国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支撑。因为,问题不在于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而在心理学只讲自然科学化,排斥或挤压其他可能的研究取向。事实已经证明,实证研究方式依然是心理学发展的根本。放弃心理学成熟的科学范式而试图以非科学范式建设中国心理学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是历史的倒退,这是突破心理学学科内卷的“路径依赖”的重要步骤。

第二,全面思考中国心理学本土化路径。

心理学学科内卷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是“路径依赖”和“自我锁定”,这是心理学学科“表面繁荣”与“实质停滞”相互纠缠的表征。全面思考和构建中国心理学本土化路径就成为突破心理学学科内卷困境的重要张力。因此,建

设中国心理学应该走一条“中西两种学术体系和文化体系融合而来的”道路。<sup>[19]</sup>建设中国心理学既不能丢掉我国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构建我国心理学的文化根基,也不能对西方心理学置之不理,其研究范式是构建我国心理学的前提。具体而言,第一,努力实现中国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保持一致,至少,在概念或者命题上,两者是相同或者相通,即须以“心理活动的过程和机制”为研究本体,使科学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有对话的基础和可能;第二,将心理学研究对象根植于我国文化传统,或者从中国文化传统中生发出来,即,可以用中国文化资源能够给予解释,或者,基于中国文化传统资源可以对其进行深度阐释;第三,形成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有的理论范畴和概念体系。这样的路径选择或者理念看似简单,实则可以实现中国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之间的对话,这与李其维提出的建设中国本土文化心理学的第二个层次的思想不谋而合,<sup>[1]</sup>也是拓宽路径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 结 论

谁解我“心”焦?从对心理学这一元问题的追问与尝试回答中,不难发现,心理学话语焦虑与学科内卷相互“纠缠”和“纠结”态势已经演化成为心理学发展焦灼状态的一种写照,凸显出心理学在哲学基础、科学观及方法论等方面局限和桎梏,当然地会影响到心理学进一步理论建设和话语形态。解决心理学的“心”焦,需要从心理学和文化关系上寻找答案,需要引领心理学向文化回归,将心理学研究奠基于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文化自觉舒缓心理学话语焦虑,从而探寻到心理学学科走出焦灼状态的思想力量和文化路径,在思想层面上为开掘出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发展导向提供可能。

### [参考文献]

- [1] 李其维.心理学的立身之本——“心理本体”及心理学元问题的几点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7(3):1-21.
- [2] 计亚萍.“内卷化”理论研究综述[J].长春工业大学学

- 报(社会科学版):2010,22(3):48-49.
- [3] Weinstein, N. D., Marcus, S. E., Moser, R. P. 'Smokers'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Their Yisk'[J]. *Tobacco Control*, 2005, 14: 55-59.
- [4] 刘大椿. 科学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113-121.
- [5] 孟维杰、葛鲁嘉. 论心理学文化品性[J]. 心理科学, 2008, 31(1): 253-258.
- [6] 郭永玉、陶宏斌. 现代西方心理学的实证主义与现象学方法论之比较[J]. 华中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 38(6): 153-157.
- [7] 陈立. 平话心理科学向何处去[J]. 心理科学. 1997, 20(5): 385-389.
- [8] 舒跃育、石莹波、袁彦. “操作性定义”和“证伪标准”不足以心理学奠基[J]. 心理学报, 2019, 51(9): 1068-1078.
- [9] 龙宝新. 学科内卷化时代的教师教育学科建设[J]. 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39(8): 83-93.
- [10] Jahoda, G. '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J]. *Culture and Psychology*, 2016, 22(2): 169-181.
- [11] 程刚. 魅力与困惑: 心理学本土化追求的两难处境[J].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26(5): 76-79.
- [12] 吕小康、汪新建. 知识划界、追赶焦虑与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导向[J]. 心理科学, 2015, 38(1): 762-766.
- [13] 葛鲁嘉. 西方实证心理学与中国心性心理学概念范畴的比较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05, 6: 34-37.
- [14] 赵旭东. 反思本土文化建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12-213.
- [15] Roessler, J., Perner, J. 'Teleology: Belief as Perspective'[A], Baron-Cohens., Tager-Flusbergh, Lombardomv (Eds.) *Understanding Other Minds: Perspectives from Developmental Social Neuroscience*[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5-50.
- [16] Dennett, D. *The Intentional Stance*[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6, 17.
- [17] Kelly, G. A.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A Theory of Personality*[M]. New York: Norton, 1995, 56-67.
- [18] 钟年. 心理学的想象力与行动力[J]. 心理学探新, 2014, 34(1): 19-22.
- [19] 钟年. 心理学: 从文化自觉到学科自觉[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02-13(5).
- [20] 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M]. 于晓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23-24.
- [21] Martin, J., Sugarman, J. 'Modernizing, Postmodernizing and Psycholog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4: 370-371.
- [22] 钟年. 心理学与中国发展: 中国心理学向何处去? [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0, 45-56.
- [23] Sigmund, K.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Lessons of a Century Qua "scienc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1, 36: 257-269.

[责任编辑 孟建伟]